

黔北名镇

鸭溪

遵义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遵义县政协教科文史委 编
遵义县鸭溪镇人民政府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北名镇

鸭溪

遵义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遵义县政协教科文史委 编
遵义县鸭溪镇人民政府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黔北名镇鸭溪 / 遵义县政协教科文史委, 遵义县鸭溪镇人民政府编.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12-2080-7

I. ①黔… II. ①遵… ②遵… III. ①乡镇—文化史—遵义县 IV. ①K29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7555号

书 名: 黔北名镇鸭溪
编 者: 遵义县政协教科文史委
遵义县鸭溪镇人民政府
撰 文: 姜华修 等
摄 影: 刘永书 申家信 王静 等
绘 画: 袁志国
出版者: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 550001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0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编委会

顾 问:	穆嵘坤	黄国宏
	段志林	张大六
主 任:	方祖发	
副主任:	张文东	舒 坦
	彭珺飞	
委 员:	倪义华	李思波
	孙洪章	罗福军
	赖基勇	李维静
	鲁小林	冯世芬
	李朝猛	赵福权
主 编:	姜华修	
副主编:	刘永书	
编 辑:	周国庆	袁 志
校 对:	梁夏宽	任启昌
	周 旺	牟明鹏





MULU 目录

序一 / 穆嵘坤 /1

序二 / 谭剑锋 /2

序三 / 张大六 /4

序四 / 方祖发 /7

古场名镇 /8

鸭溪建置沿革 / 《鸭溪镇志》编纂组供稿 李登第执笔 /9

兴隆场的变迁 / 姜华修 /14

鸭溪由来闻与说 / 周康尧 /18

百年沧桑话古镇 / 周国庆 /21

说古道今乐民城 / 袁志 /26

名镇一村白腊坎 / 汤兴环 /32

鸭溪人的时间 / 文受刚 /36

工商文明 /39

川盐入黔与鸭溪 / 李应忠 /40

鸭溪工商百年发展及反思
/ 周康尧 /49

鸭溪民国年间经济活动述略
/ 高其陞 /56

从一盏孤灯到万家灯火
/ 龚丹毅 /60

我在鸭溪仓库工作的回忆
/ 文鉴瑜 /64

古镇鸭溪的马店 / 李宋文 /70

文教之辉 /72

鸭溪教育古与今 / 姜华修 /73

大学之基

/ 鸭溪小学供稿 王森执笔 /80

鸭溪中学发展概述 / 鸭中校志编纂组供稿 高其陞执笔 /85

遵义县鸭溪镇中学 / 鸭溪镇中学供稿 陈晓文 唐云华执笔 /94

百年老校镇龙山 / 高其陞 /99

育荫桑梓纪念碑记 / 大岚小学 /103

从《母教录》看郑珍之母
/ 陈代斌 /104

《母教录》选读 /108

遵义县第一个专业川剧团
/ 刘永书 /119

红色重镇 /121

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鸭溪会议 / 杨生国 /122

红军长征在鸭溪 / 郭正铭 /127

鸭溪遗存的部分红军标语
/ 刘永书 /131

红军三过两驻白腊坎 / 汤胥甫 /134

白岩沟敌机轰炸红军惨案遗址 / 葛镇亚 /136

游击队长任龙 / 袁志 /138

喋血胡家土 / 王森 /140

张宇柏救红军 / 李登第 /145

名胜古迹 /147

乐山汉代青铜器 / 葛镇亚 /148

理智村宋墓 / 刘永书 /150

九庄宋墓 / 葛镇亚 /153

天旺字库塔 / 葛镇亚 /154

一条记忆历史的河流

/ 刘永书 /156

浒洋水库 / 葛镇亚 /162

风雨湖广庙 / 梁夏宽 /165

从螺祖庙到佛兴寺

/ 周国庆 /167

雷泉山 雷泉水 / 梁夏宽 /171

雷家坡记 / 袁志 /175

名镇人物 /177

郑子尹先生生平 / 赵迺康 遗述

何寅 笔录 /178

郑子尹家世及其后嗣考

/ 龙先绪 /184

郑两山人家世略述

/ 刘仲惠 /191

郑珍故里说郑珍 / 周康尧 /193

我的父亲况良士 / 况心休 /202

况良士先生晚年轶事

/ 高其陞 /206

中将沈久成 / 罗平野 /210

水墨丹青谢方塘 / 刘永书 /212

卖花人去路还香 / 王光权 /216

回忆我的父亲赵可君

/ 赵世泽 /219

我的父亲彭锡章 / 彭继友 /222

我的父亲王文钦 / 王开陆 /224

陈仲庵其人其事 / 李华涛 /226

江承纲先生印象 / 李应忠 /228

诗文拾锦 /230

醉美鸭溪 /251

鸭溪窖酒史话

/ 杨龙先 周开德 /252

鸭溪窖酒之源溯 / 根据郭正铭同志撰写稿及鸭溪窖酒厂提供资料，并参考资料室访问记录，何逸执笔整理。/261

美酒探源——鸭溪窖酒的演进 / 文建博 /264

美人东欧夺牌记 / 吴建先 /266

鸭溪酿造厂 / 刘永书 /273

鸭溪甜酒 / 周康尧 /275

鸭溪凉粉 / 周康尧 /278

豆豉火锅 / 张一 /281

黄家牛肉 / 周国庆 /283

祥刚饭店酸汤鱼 / 周万馨 /286

2012，鸭溪腾飞之年

/ 鸭溪镇党政办 /288

我的鸭溪情结 / 文东 /291

见证 / 骏飞 /293

鸭溪新农村建设散记

/ 鸭溪新农办 /297

鸭溪城镇建设随笔 / 张一 /302

鸭溪交通运输沿革谈

/ 鸭溪运管所 /306

国兴政为民 / 周康尧 /311

后记 /314

序一

桃李天下 秀甲黔中

穆嵘坤

读遵义历史，看看鸭溪。古播与水西的恩恩怨怨，罗闽城沧桑毅然般残垣断壁中便可找到答案。

观黔中风物，看看鸭溪。溪甲天旺，玉磬莲花，后水镇龙，民乐万安。

寻城市根脉，看看鸭溪。尝与茅台、打鼓、永兴并驾“黔北四大名镇”，厚重古色，廓势非凡。

品文墨书香，看看鸭溪。地灵出人杰，“清三儒”之郑子尹，一部《遵义府志》，风雅文正，挹蛮经典。

论商贾造作，看看鸭溪。“酒中美人”鸭溪窖，一度倾国倾城，丽质天生，沉醉经年。

……看看鸭溪——

如今，鸭溪以卫星城市之宏愿，重振黔北名镇雄风。

如今，鸭溪以怜香惜玉之气度，续写酒中美人辉煌。

如今，鸭溪以桃李天下之襟怀，承化崇文尚教愿景。

当然，鸭溪更应以甲鸟之姿态，志在鸿鹄蓄势腾飞！

草此为序。

序二

谭剑锋

关注鸭溪，是乡情使然。因为鸭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对那方土地，始终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

我在鸭溪读初中、念高中、当知青，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后来，我离开了鸭溪，开启了另一段经历。时间流逝，多年后，许多风景渐渐在记忆的长河里褪色。蓦然回首才发现，在鸭溪生活的点点滴滴，仍然是一段清晰的回忆。《黔北名镇鸭溪》一书即将付梓之际，镇领导请我作序，既使我有“近乡情更怯”之感，也让我有一种重逢的欣喜。更感到镇党委、政府对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视及高度的自信和自觉，在当今，这是值得推崇的一种文化境界。

鸭溪，是黔北四大名镇之一。向来有“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之说。名镇之“名”，商贸发达当是重要因素之一。明代，鸭溪叫兴隆场，场址在葛麻池，播西大道穿场而过，后罹号军兵燹，迁鸭子嘴。由于地处要道，川盐入黔必经此地，商业活动逐渐在鸭溪活跃并兴旺起来，一度成为遵义县（现遵义城区）内除县城外唯一的千人大场。商贾往来，百业兴旺，是西乡的经济贸易中心。

清嘉庆十一年（1806），西南硕儒、诗人、经学家、训诂学家、《遵义府志》的编纂者郑珍，在鸭溪河梁庄玉磬山下大朝门老宅出生。郑珍以后，鸭溪涌现出了众多秀才、举人、进士。开办新学以来，有县内最早的初、高两等小学堂，百年老校就有五间。因此，说鸭溪名镇之“名”，名在厚重的人文历史，是毫不为过的。

乾隆年间，贵州学政洪亮吉过鸭溪，曾作《鸭溪行馆》，诗云：“一巷黄鹂语，多于犬吠声。酒边人去住，花里径纵横。”可以看出，那时鸭溪的酿酒业就很兴盛了。从赖广兴的“雷泉大曲”到何氏昆仲的“荣华窖酒”，再到后来远销东南亚的“酒中美人”鸭溪窖酒。鸭溪是名酒之乡，此“名”不可谓不久远。

其实，名镇鸭溪之“名”，应该远不止上述所说的“三名”。关于鸭溪的历史、文化、经济、美食等方方面面，以及近些年来古镇蓬勃的发展，这本书里面有详尽的叙述，不再赘言。

然则，文以载道，存史资政，我相信，此书的面世，必将产生其重要的影响力，展示鸭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记录鸭溪巨大变迁的发展印迹，催生鸭溪生机勃勃、美好辉煌的未来。

是为序。

序三

张大六

“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这是清末民初人们按集镇的规模和赶集的热闹程度以及平时流动人口的多少之分，对黔北乡场约定俗成并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排列顺序。鸭溪在清末民初便成为黔北商业大镇，只要我们潜入历史的时空，稍作简单的厘清，便能捡拾许多其成为商业大镇或叫商业古镇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和产生的必然性。

南宋宝祐四年(1256)，朝廷集思、播劲旅万人，进入今遵义县西境水烟、天旺地（今鸭溪境），以罗闽河、渭河为池，构筑两道军事防御工事，阻击元军东进，前后二十年；元代水烟、天旺地为播州杨氏所辖三十六地之一，播州杨氏为了牢固控制这一区域，委派正六品官员“管军千户”，率兵驻扎于此达一百余年。众多人员长时间的居住消费产生的交易，从而形成了集市。由此，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推理断言：鸭溪集市形成于南宋末年，最迟不晚于元代。

而鸭溪场形成规模则是在明朝初年播州西大道修通后，原场在今鸭溪镇大岚龙坑菩提寺。清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在今鸭溪场设立传递文书、军情的驿站——鸭汛。鸭溪集市中心遂向今鸭溪场转移。清顺治十五年（1658）至雍正八年（1730），鸭溪场有时驻军多达一千余人，集市规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巴蜀、荆楚文化商业向黔渗透，南来北往的商旅多在此歇脚，鸭溪场先后修建了“四川”“湖南”“江西”会馆。清末，四川自贡井盐经仁怀到鸭溪集散，每月盐夫达1500多人，集散盐6000担左右，并形成了“永兴”“太和”“席兴”“隆兴”四大盐号。川盐集散，由此带动了白酒、桐油、菜油、生漆、药材、纺织、交通商贸行业的发展，特别是“酒中美人”鸭溪窖酒，被《遵义新志》誉称为“次茅台”。此缘故，鸭溪在清末民初便成为了遵义西乡最大的商贸集散中心和黔北著名的商业集镇，其私营商户一千余家，仅次于县城（今遵义城区），并位居黔北四大名镇之列。

抑或是鸭溪商贸的繁华所引发出的品牌效应的缘故，长时间来，人们只道鸭溪之“商”，不言鸭溪之“史”之“文”。其实，只要我们漫步于这片土地，用心去触摸那些散落在荒郊野外，尚留存着先民余温的文物遗迹，你会感觉到它沉甸而又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底蕴。

1977年，在流经鸭溪境内的罗闽河上游的乐山龙塘，出土了铜铤内底铸双鱼夹文“宜侯王”的铜釜、铜铤、铜壶等汉代青铜器。在乐山青铜器出土100多年前的清代，汉学家段玉载在《说文解字注》“鼈”下言：鼈县故址，在府城（今遵义市城区）西，故垒犹存。其断言以何为据我们无从知晓；犹存之故垒，所指何地，我们也难以确认。但“府城西”之方位，和距段玉载所言100多年后，位于遵义城西乐山龙塘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与其记载吻合，似乎为我们对汉代鼈县和犍为郡最初治所的锁定，提供了一种可能。

鸭溪的九庄、理智相邻地域，为今天遵义县境宋墓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南宋时期墓葬的大量留存，应和南宋时期播州杨氏受朝廷之命，二十年屯兵于罗闽河东岸，构筑军事防御，以阻止驻云南的元军实施攻罗闽、出播州灭掉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的战略企图有关。它们的存在，不但让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战火纷纷，元军兵临其境，思、播军民固守臣节同仇敌忾，誓死捍卫其境，守护风雨飘摇中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政权的坚定决心和豪迈意志。同时其墓葬丰富的石刻、文字留存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南宋时期播州的政治、军事、建制、葬俗、服饰等社会情况提供了一组不可多得的实物依据。

除上述的汉代青铜器和宋代墓葬外，在鸭溪境内，还有元代管军千户黄植墓；翁海播州杨氏与水西彝族禁约石刻；明代关隘罗门城；清代古盐道；万安桥；民国高枹“禁止捕渔”摩崖；红军长征期间在鸭溪境内留存的鸭溪会议会址；白岩沟惨案烈士陵园；红军标语等文物古迹。可以说，历汉唐、过宋元、经明清乃至民国，在遵义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时间拐点上，都能在鸭溪这一隅之地，寻找得到其佐证的印迹。

商贸的繁荣带动了鸭溪集市规模的扩展，快速发展的经济不但使一方百姓富庶起来，而且还提高了这一隅之地人们的文化素质，进而使得鸭溪这个地方在文化、商业、军政等各界产生了一系列耀眼于黔北历史时空的近代名人。

泝洋水流淌而过的河梁庄世居的郑氏家族郑瑄，为乾隆己未（1739）进士，官黄平州学，著有《湖洋集》。其所形成的家族文化氛围，不但使其后辈郑学山、郑文清等有诗文存世，而且还培养出了著述宏富，誉为“西南巨儒”，蜚声海内外，名垂后世的文化名人郑珍。因之缘故，河梁庄郑氏家族，被当代学者称为“文化世家”。除河梁庄郑氏外，与郑珍故宅近之遵义另一文化世家鸭溪唐氏唐源洪、唐成杰（唐介石后人），均有诗作收录于清道光年间刊印的《播雅》一书。

为遵义晚清八大书画家的池坪人谢方塘，则以绘墨竹闻名其世。著有《兰谱》、《竹谱》、《蚓笛兰竹谱》等画谱传世。1985年荣宝斋出版发行《联墨迹选集》，选有谢方塘书写的对联：“题诗雅有高人和，吹笛闲寻野鹤听。”2006年遵义市政协出版了《谢方塘遗墨》。

鸭溪商界代表人物当数鸭溪窖酒创建人赖广兴、赖云峰父子；而军政代表人物则为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出任清廷农商部主事，民国为南京临时政府咨议，后回遵兴办蚕桑学堂的金刀坑人况天爵，以及在抗战中声名显赫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副军长的吐流水人沈久成。鸭溪一地，还有许多令人敬仰的人物。

我们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已经变得密不可分，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在当今已成为重要的全球趋势。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已越来越明显，对于增强人们的自信越显其支撑作用。鸭溪镇党委、政府审时度势编印《黔北名镇鸭溪》一书，替这一隅之地定格一份记忆，留存一段历史，进而让这些沉淀的厚重历史文化为快速发展的鸭溪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助力，实为明智之举，其情其理，该当贺之。

是为序。

序四

方祖发

鸭溪与虾子，如遵义东西两颗明珠，喜得三二六国道一脉相联。故吾常思自己能以东乡子而入主西乡名镇者，非才非德，实赖地脉之缘。是以常怀感恩之心，殚精竭虑以报效第二桑梓。叹鸭溪古谓黔北四强，虽声名远播，却无一专著文献。直如西施无饰，大姓无谱，实为憾事。

鸭溪因处咽喉要津，四通八达，经贸活跃，房屋建筑变化超前。名镇昔日之古庙、盐号、老街房等，几乎全部更新，难觅旧时痕迹。然面对街宽道畅之繁荣，却不免有失落之感：古镇古于何处？名镇名于何因？既无专著叙述，更无实物佐证。每有来宾问及，虽以言对，恐人难服。幸有前贤已撰成《镇志》初稿，名镇史略大部收录，人文基础已丰。然即便志书出版，多为资深学者研究之用，印发有限不说，真正理解者也无多。则名镇辉煌仍如深闺淑女，难以传扬。

为发掘历史底蕴，展示文化鸭溪，镇党政经多次研究。最终决定集乡土贤达，择名镇历史精髓，搜古猎今，各自成文，集以成册，以供镇内传承，对外交流。此虽不免有取巧之嫌，然亦确有事半功倍之功也。幸有姜公华修、刘公永书皆文界妙手，史学精英；又得本土袁志、周国庆两青年相辅，众文友协助，历时半年，终于脱稿付梓。今览全书：文不专一家，百花齐放；材不拘一格，各有所长。似史不受史限，类志不被志束。篇篇有趣，字字含情。展卷而观，顿感古盐码头之喧嚣，味及半黔；朱毛鸭溪之命令，威震敌胆。乐民古城，血腥之争虽远；郑珍故里，巨儒轶事犹传；名酒飘香十万里，美食滋养一方人。

然读之品之，爱之藏之，全赖读者赏识。所谓文有尽而意无穷者，皆因古史浩浩，焉能搜尽；未来泱泱，更有累积。读书之妙，贵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作为名镇人文窗口，权当抛砖引玉，遗漏和不足之处，更盼后贤补之。

古场名镇



鸭溪建置沿革

《鸭溪镇志》编纂组供稿 李登第执笔

地理概貌

鸭溪，紧扼遵义（市）、茅台、金沙要津，位处县城（南白）西北 20 千米，东距名城遵义 36 千米，南与金沙、石板一衣带水，西与马蹄、枫香两镇相邻，北与乐山、松林二处紧傍。四极点：东起理智村五里堡，西迄白腊坎毛栗溪，南北两条山脉将金沙、石板、乐山、松林界定。广 19.78 千米，袤 6.143 千米，总面积 121.5 平方千米。326 国道、杭瑞高速公路自东向西横穿全境，交通便捷，益利经贸。

境受娄山西部支脉所制，四周群山环抱，诸峰耸秀，中系丘原，海拔在 850 ~ 900 米之间，有乐民河、后水河、洋汪水、白腊坎河清流不息，自北向南注入乌江支流偏岩河。赖群山阻寒流，四季温差不大，终年霜雪少见。年均日照 1145.87 小时，日均 3.14 小时，热量充足，无霜期较长，年均 280 天，兼之境地土沃田肥，极利农作物生长。

建置沿革

鸭溪场原名兴隆场，场址在今大岚新民组葛麻池南沿，至今废址犹见，灾后择址建于鸭溪口，即今鸭溪场镇。“鸭溪”曾经几度易名；先似觉“鸭溪口”三字碍口，遂弃“口”直称“鸭溪”；后又觉“鸭”字有所忌讳，改叫“财溪”，大概“鸭溪”年久习惯，未识何年仍还称“鸭溪”；文化大革命中，一味强调“红”便将“鸭溪”改称“红溪”，然此名除少数人叫外，广大人民群众仍称“鸭溪”，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鸭溪”复名至今。

鸭溪自古隶属遵义。春秋战国时，遵义，夜郎东北小君长国鬲国^①地。秦始皇统一后，推行郡县制，遵义县属鬲县，直至南北朝未变。隋朝初置牂州，以乌江北岸置牂牁县，隋朝大业三年（607），改牂州为牂牁郡，领县未变。隋末，谢龙羽割据牂牁郡。唐武德三年（609），谢龙羽向唐朝朝

^①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改“鬲国”为“鬲县”。

贡、纳土，朝廷以其地置牂州，改牂牁县为建安县，牂州领建安等3县，遵义县属建安。贞观十三年（639），置播州及恭水等6县，十四年改恭水曰罗蒙，十六年（642）改罗蒙曰遵义^②。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改土归流”，遵义县置13里。鸭溪大部分属天旺里，惟高枳、乐民、金刀、理智属西隅里。清宣统三年（1911），遵义县城乡议事会成立，废里设区，原天旺里为西二区，自治公所设在鸭溪。民国初年，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沿用清时旧制，全县以方位分四方，鸭溪属西方天旺里，辖鸭溪、三合、刀靶，署设鸭溪。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有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遵义县由17个区改划为22个区。因西二区域广，分作西一上区、西二上区。鸭溪隶西二上区，办公驻地仍在鸭溪。区下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牌。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二上区改为第十一区，区署设在鸭溪，下辖白腊镇（坎）、民新镇、苟坝乡、鸭溪镇、天旺乡、石板乡、新隆镇。第十区乐民镇辖柏村乡、龙山、乐山乡、市平乡、八里镇、乐闽乡、乐民镇、马兰乡、丁台乡，区署设在乐民城（乐民镇）。时县辖行政区按区、乡（镇）、间、邻四级。每区由10至50个乡（镇）组成，百户以上村庄设乡，不满百户村庄联合邻近村编为一乡；百户以上街道设镇，不满百户街道仍划作乡。乡、镇都不得超过千户。区设区公所，按数序命名。乡以下设间，1间辖5邻，1邻辖5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党中央军尾追工农红军入贵州，解除王家烈军政大权，5月1日改组贵州省府后，县以下行政区分设区，区下设联保，联保下设保，保下设甲。以10~15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若干保为联保。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县辖行政区划调整为9个区，第六区（鸭溪）由原第十区、第十一上区、第十一下区合并，区署驻鸭溪。

民国二十六年（1937），县调整联保与保编制，第六区（鸭溪）由原19个联保、115个保调减为11个联保、110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各区联保以数序命名改为以驻地地名命名（即鸭溪区）。民国三十年（1941），实行“新县制”，废联保。县辖行政区划改为乡（镇）、保、甲3级。因县辖区面积大，县、乡两级间仍设区。县西设鸭溪区，辖鸭溪

^②改“遵义”之名说法有二：一是贞观十六年改“罗蒙为遵义”；一是明1600年平播后，贵州巡抚郭子章呈万历帝《播平善后事宜疏》中“播州之名，其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也，以故应龙阻兵”，“播之为名，似当更易”，故将播州改称“遵义”即“遵王之义也”。

镇、八里乡、乐山乡、石板乡、泮水镇、枫香乡、干溪乡、新站乡、刀靶镇、马蹄乡。

1935年，中央红军辗转鸭溪，1月13日建立“鸭溪临时苏维埃政府”，红军撤离后，政权复归国民党政府。

1941年，关鼎昌主政贵州，效广西改革，实行“新县制”，将原四乡（东、南、西、北）改为四个区，西乡第六、第七区合并成鸭溪区，署设鸭溪，辖鸭溪镇、八里乡、乐山乡、石板乡、泮水镇、枫香乡、干溪乡、新站乡、刀靶镇、马蹄乡。

1949年11月25日，遵义县人民政府派员到各区、乡接管民国政权。县下辖划8个行政区，以数序命名，即一、二、三……鸭溪序属第六区。各乡镇以下保留保、甲制。时县委派刘天泽任政委，王克宽任区长，齐呈祥任副区长并带六名干事接管鸭溪区新政权，建立第六区人民政府和区工作委员会。

1950年6月，新政府为便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将原有8个区改作16个区，9月再次改成20个区，同时废除保甲制，原“保”改作“村”，“甲”改称“村民组”。区、乡（镇）公所改称区、乡（镇）人民政府。1951年2月，遵义市改为遵义城关区。3月，为加强土地改革工作领导，又增设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区，六区驻地鸭溪镇，辖鸭溪镇、石板乡，26个村。1953年5月，遵义县将原乡镇调整成233个乡，8个乡级镇，鸭溪镇升为区级镇。1955年9月，各区改原数序称谓为驻地地名命名，六区改称鸭溪区。1956年8月，县委根据省民政厅《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意见》，将原八里区辖乐山、新土、高枳、镇龙、乐理5个乡划归鸭溪区。

1958年10月，县委发《关于建立遵义（县）人民公社的通知》，将鸭溪区合并成鸭溪基层人民公社，原乡改成管理区或大队，村改称生产大队，村民组改称生产队。鸭溪基层公社下设各乡为管理区。1959年，根据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缩小人民公社规模精神，原乡级大队统一改成管理区。1961年8月，恢复遵义县建置。9月，各基层人民公社改制为区公所，各管理区改称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时（1965年冬～1966年夏），遵义县委遵照省委《关于并队问题的通知》，鸭溪撤销池坪、新土、荷莲、五星、高枳5个公社并作生产大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